



世间并无隐逸之路
而只有生活

游牧时光

南子 著

寻访\最后的300峰长眉驼和沙
漠中的牧驼家族
倾听\最后的女阿肯真情诉说弹
唱背后的传奇经历
对话\最后的女巴克斯回忆萨满
文化的兴衰与中断
记录\阿勒泰、天山、伊犁河
谷、肃南草原那渐行渐远
的游牧生活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游牧时光 / 南子著 --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,
2013 4
ISBN 978-7-5112-4132-0

I. ①游… II. ①南… III. ①游记—作品集—中国—
当代 IV. ①I267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048521号

游牧时光

著 者：南 子

出版人：朱 庆

终 审 人：孙献涛

责任编辑：祝 菲

策 划：刘 微

特约编辑：刘 微

图片编辑：许晓宁

封面设计：何 睦

责任校对：傅泉泽

供 图：全 景 Corbis

责任印制：曹 铮

出版发行：光明日报出版社

地 址：北京市东城区珠市口东大街5号，100062

电 话：010-67078251（咨询），67078870（发行），67078235（邮购）

传 真：010-67078227，67078255

网 址：[http //book gmw cn](http://book.gmw.cn)

E-mail：gmcbs@gmw.cn zhufei@gmw.cn

法律顾问：北京市洪范广住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

印 刷：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

装 订：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

制 版：北京美光设计制版有限公司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，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开 本：710×960 1/16

字 数：211千字

印 张：14.5

版 次：2013年4月第1版

印 次：2013年4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 978-7-5112-4132-0

定 价：39.8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探险途上的情书

印度以下 风景以上

最好的时光在路上

我们始终牵手旅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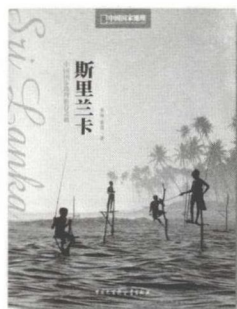


斯里兰卡

大自然的艺术

雨林精灵

秘境不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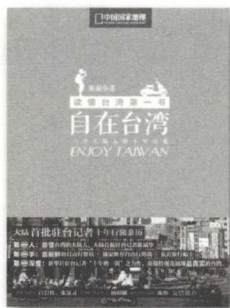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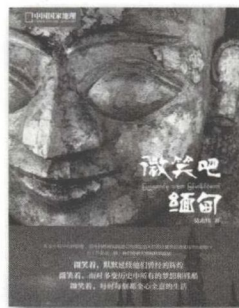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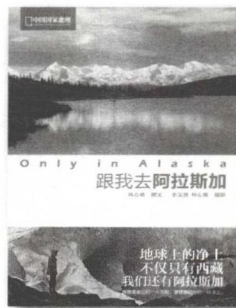


是非洲

跟我去阿拉斯加

微笑吧，缅甸

自在台湾



特别感谢以下摄影师为本书提供图片：

贺振平	封面图 文前大图 P 2 P 6 P 7 P 10 P 11 P 14 P 19 P 22 P 23 P 26 P 30 P 31 P 34/35 P 38 P 42 P 74 P 78/79 P 90 P 98 P 99 P 102 P 106 P 114 P 203 P 206 P 214 P 215
南 子	P 46 P 51 P 54 P 115 P 127 P 130 P 182
沈 桥	P 39 P 58 P 70 P 194 P 198
李远新	P 66 P 110 P 111 P 126
金 玮	P 59 P 179 P 210
宋 君	P 62 P 94
吴 玮	P 150 P 162/163
李 春	P 154 P 166/167
宋红花	P 103

目录

> > > > > 游牧·草原 1

奥塔尔牧道秋季转场 3 沙吾尔冬牧场 27

沙漠中的牧驼家族 43 路上的阿肯 55 萨满铃鼓 75

> > > > > 牧歌·田园 89

马影远去 91 在羊毛线里游移的手指 107

那拉提的两面 119 遥远的杨哥家 139

> > > > > 定居·村庄 153

迷失的部落 155 我目睹了美感从一个村庄消失 171

失落的牧鞭 195 游牧者的归途 207

> > > > > 简 单 的 ， 不 远 离 大 地 的 生 活 才 是 最 美 的 生 活

游牧·草原



> > > > 奥塔尔牧道秋季转场

奥塔尔牧道 / 感受季节的皮肤 / 转场的“五件宝” /
转场的禁忌 / 最危险的路段 / 头羊 / 草原上的露营地 /
当草原遇到火车 /

在我的前面，走着一群行色匆匆、沉默不语的牧人。他们身上有一种草原上特有的气味，这气味混合了风沙、秋草、毛毡、酥油和羊膻味儿。一路上，我闻着这种气味，跟着他们，朝同一个方向前行……我最先跟着的那些牧人早已走远，但是，同样的气味又成了我的向导。我不知道是谁在引领着我，只知道哪里有这种气味就往哪里走。

奥塔尔牧道

留恋着稀疏枯黄牧草的大尾羊被赶回来了；

被羊粪熏得黑乎乎的烟筒拔了下来；

骑马人的鞍子上挂着备用马鞍和皮绊；

鼓胀的风干羊肚子里塞满了羊肉；

“霍斯（毡房）”尖顶上的毡子卸掉了，圆圆的网笼里一下子变得透亮；

积了一个夏天厚厚尘土的被褥、花毡卷起来，静静搁置一旁。

女人的衣服、绣针和一团团羊毛线，男人厚重的羊皮裤子和旧靴子，熬奶茶的铜壶，刷着蓝漆的木摇床，还有绣了整整一个夏天的花毡……所有的东西就要牢牢地绑在骆驼身上了。几峰高大的骆驼在一旁半卧着，一边静静地反刍，一边等着主人的召唤。它们的身体在清晨与日暮时分，呈现出古铜色的光泽……

九月的暑气刚过，哈萨克族牧人向着冬牧场的迁徙就这样开始了。

在我的前面，走着一群行色匆匆、沉默不语的牧人。他们的身上有一种草原上特有的气味，这气味混合了风沙、秋草、毛毡、酥油和羊膻味儿。一路上，我闻着这种气味，跟着他们。有的男人裹着破旧的灰黑色西服，腰间捆了根皮绳；有的则套了件褪了色的军用棉服，头顶皮毡帽。而女的则一律长裙子里面套着肥大的裤子，她们的头发总是乱糟糟的，好像一把秋天的干草，但眼神黑黑亮亮的，脸上也黑里透红，健康、自然，是阳光的杰作。

他们一长排地跟着牛羊群默默地走，其中一个男人古铜色的胳膊上爬着一只黑壳虫子，静止不动——显然，它把他当成是大地的一部分了。

除了人的脚步声，我的周围还充满另一种重重的脚步声，那是千百头牛和羊从不同的方向汇聚到一起，用细小的蹄子踏出的轰响声。我的脚在机械地动着，不知走了多远，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。到了一座山坡上，我的左面都是连绵的黑色石头的山脊，眼前是一眼望不到头的牛羊。我最先跟着的那些牧人早已走远，但是，同样的气味又成了我的向导。我不知道是谁在领着我，只知道是一种草原上特有

的气味。

这些牧人的脚步和牛羊的蹄踏，使整条道路烟尘腾起，混乱杂沓中洋溢着勃勃生机。

这是2006年9月我的一次经历。当时，我在新疆阿勒泰地区富蕴县，随着杜热乡的老牧人阔加拜一家，从夏牧场转往冬牧场。

新疆属山地牧区，随山地海拔的变化，从低处的荒漠到高山草地，形成垂直分布的不同牧场。这些牧场具有明显的季节性差异，草的种类也明显不同。牧人们从长期的游牧生活中总结出经验，根据气候的冷暖、地形的坡度和牧草的长势，在一定区域内转季放牧，并把由夏牧场转移至冬牧场或由冬牧场转移至夏牧场的做法称为“转场”。转场，在哈萨克语中叫“阔什霍恩”，“阔什”是“搬家”的意思，而“霍恩”是“居住”的意思。

一般的牧人家庭，都要养一百只以上的牛羊来维持基本生存，而一个草场能够承载的牛羊数量是有限的，牧人们很遵守自然法则，出于在草原上生存的长远考虑，不会等到周围的草都被吃光了才迁徙。所以，牧人转场主要是为了草场的良性循环，也为了他们的牛羊能够吃到新鲜的牧草，当然也有其他原因，比如遇到雪崩、狼群袭击和龙卷风等突发事件。

牧人在转场前，要先考查目的地的水草状况等，并与亲戚、邻居和朋友事先商定转场的时间、路线，约定途中宿营的地点，盘算途中的每一个细节及可能遇到的问题，如有没有将要出生的牲畜，如何安置老弱牲畜，等等。做好这些准备工作之后，牧人就可以带上所有的家当和牲畜出发了。

在哈萨克族牧区，通常在各类草场之间都有固定的、大小不等的、滩险各异的道路相通。这些道路被称为牧道，是由牧人和成群结队的牛、羊、马、骆驼等牲畜，在茫茫大草原上和高山河谷中，天长日久踩踏出来的路。牧人们在山区转场，必须按牧道行走，这样既能保证人畜的安全，防止牲畜肆意践踏牧草、破坏草原，还可以避免因践踏他人草场而引起的纠纷。

哈萨克族牧人所选择的转场牧道都是经过很多年，由好几代人实践、选择并





留传下来的传统牧道。一般说来，那些牧道都有自己的名字。阿勒泰地区富蕴县牧区共有两条主要的牧道：吐尔洪牧道与杜热牧道。这两条牧道的长度差不多，都在450公里左右。我的这次转场走的就是杜热牧道的一个分支——奥塔尔牧道。

奥塔尔牧道长180多公里，道路狭窄、艰险，到处都是尖利的砾石，是转场时必经的一条老路。有的地方还有暴突的岩石阻挡前进的路。在20世纪80年代，这条牧道的险要处都是用石子铺垫而成，路面很窄，有的路段曾经不足15厘米宽，只能让一个人勉强通过。牧道与山谷交叉，常常延伸到谷底之后又爬上来。牧人通过这条牧道转场，每季需15天时间。可想而知，当年那些牧人赶着大量的牲畜从这里经过时，会是怎样的一番艰辛景象。

那天，走在最前头的是阔加拜家的马群，后面依次跟着驮行李的骆驼和马匹。阔加拜老人告诉我，曾经，新地乡一位60岁的牧人木拉提在转场途中，有20多只羊不慎落水淹死，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一万多元。不过现在好了，县上已修整了这条牧道，新的牧道中最难走、最危险的路段只剩下25公里。

不时看见转场的牧人从奥塔尔牧道上走过，偶尔有一辆东风牌卡车和一辆大型拖拉机，满载牧人的家什用具，勇敢地在牧道上前进，堆得高高的东西上面坐着几个牧人。在这样的道路上超载行车，直看得人胆战心惊。

不过，绝大多数牧人转场依旧沿袭古老的方式：几峰骆驼或几匹高头大马驮着拆散的毡房和日用家什（偶尔也能见到用矮小的毛驴驮东西的场景）。骆驼全身舒展着，迈开步子行走，绑在行李上的水桶和水壶等容器不断发出碰撞声，挂在脖子上的驼铃发出清脆的声响，牧人们骑着马时前时后招呼着这支特殊的队伍，“呼——哈，呼——哈”的吆喝声此起彼伏，向四面传播，牧羊犬紧跟在主人身边，大群的牛羊踏起一片尘土，牧道上烟尘腾起……

感受季节的皮肤

转场前的一天，阔加拜骑着马从杜热村那边走来。远远地看，他是黑白的，而

他脚下的草原和他身后的村子却是本来的颜色：绿和土黄。当他经过我的身边时，我看到他身上紧裹着一件羔皮袍子，头戴一顶羔皮帽子，都旧得看不出颜色，比袍子和帽子更引人注目的则是他那张久经风沙洗礼的脸。他手持缰绳，一路上走走停停，身体在马背上挺直不动，目光投向天上的某个地方。我顺着他的目光望过去，猜测他可能是在看云。

就像汉族人总结出二十四节气用以指导农业生产一样，哈萨克族牧人在长期的游牧生活中，通过对大自然的了解，也总结出好多朴素而有规律的气象和天文知识，并应用在牧人的转场中。

阔加拜告诉我，根据经验，在春天发现日月有昏圈时，第二天肯定会刮风。在夏天，如东边出现彩虹，天则晴；要是彩虹出现在西边，就会有大雨。四周山脉亮，无雨；先打雷后刮风，雨不大；闷雷低吼，就会下冰雹。

他说，牧人们还会根据新月初生的方位预测当月的天气变化，并根据预测来制定转场的计划。比如，他们认为新月的弯口朝上，那这个月就雨水充沛，有时还会降暴雨；如果新月的弯口朝下，就意味着这个月天气晴朗，但在旧月和新月交替的几天会下雨或降雪。

他还说，游牧生活受天气影响很大，牧人们要时刻准备应对各种突发情况，尤其是风雪天气。一旦刮起强劲的白毛风，畜群就会惊慌四散，结果就只有损失。因而，天气的好坏决定他们每天放牧距离的远近及时间的长短。

在牧区，每家都有这么一台收音机，纤维板做的盒子，红红绿绿的电线连接着元件，只有中波，放四节一号电池。收音机作为家中重要的“电器”，被主人郑重地摆在家里的最显眼处。小心拧开收音机，嗞嗞啦啦的细微杂音里传出清晰的声音，牧人们可以从中听到天气预报，了解最近几天的天气变化。

一份很有影响的大报曾这样说：天气预报栏目从开播的那天起，就成为“人们感受季节的皮肤”，让所有人都能知道天气的变化和季节的更替。不过，对城市里的大多数人而言，我们身体里固有的“感受季节的皮肤”早已“死”去了。

在没有收音机的年代里，牧人们除了自己拥有“感受季节的皮肤”，还信赖自





自然界中动物本能的“生物预报”。阔加拜告诉我，动物对自然的预知能力要远远超过人类，牧人们会通过观察野生动物的迁徙变化来预知天气的变化，比如大雁南飞预示着寒流将至，野鸭鸣叫预示着大雨将至，大批的黄羊突然集结迁徙预示着暴风雪将至，等等。

我的脑海中出现了这样的一幅场景：一群群蚂蚁长途跋涉，正在往地势高的土坡上搬家，晴朗的天空很快阴云密布……

转场的“五件宝”

转场过程中，牧人们永远要带的东西有五件，人称“五件宝”。这“五件宝”包括三种动物和两种工具，三种动物分别是马、骆驼和牧羊犬，两种工具为火和小刀。

马：在哈萨克族牧区，牧人们都有马，而哈萨克族小孩子，七八岁就已经是不错的骑手了。马对于牧人的重要性充分体现在转场途中，赶畜、拦畜、供人骑乘、看地形、查路况、找水源等。马既是牧人的重要伙伴，也是牧人在转场过程中的好帮手。

一个下雨的早晨，在奥塔尔牧道转场途中的一个宿营地，我注意到第一匹走出棚的马。它走到离毡房很远的一块石头旁，望着远处，岿然不动，像一座雕塑。在秋季的哈萨克族牧区，雨下起来会持续两三天，所以很少有人雨天走动。偶尔有人出现，也是在毡房附近。因此，这匹走出很远的马就显得有些特别。一阵风吹过，草地上的水气弥漫成一团一团的雾，那匹马仍一动不动，它的头始终高昂着，望着远处。

恰好此时一位哈萨克族老人走过我身边，离我们宿营地不远处的一个山坡下有个叫“一眼泉”的地方，他刚刚从那儿挑了水回来，我于是叫住他：“老人家，你看那匹马。”

“怎么啦？”他问。

“它在看啥呢？”

“对呀。”他也看出了这匹马的异常举动，对我的提问没有回答而是表示认可。

“它一大早就走出了马棚。它在看啥呢？”